

韓詩外傳

六之十終

庫文淵青

共第
第

冊號架

韓詩外傳卷六

第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

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

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

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

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

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

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



讀本記

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
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
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
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
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
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

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
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
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
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
下百吏莫不脩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
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
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
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

韓本故作其
程本同
無入字
毛本並同

韓本告作命
無下君字
毛本並同

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

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輪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

然後害生也。夫不䟽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

君則脩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

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

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

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

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

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

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

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

莊王之德，宜君子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

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

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

韓本子作人程
本同毛同

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諡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旦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

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踈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同韓本無也字毛本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

句韓程毛

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

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
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
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
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
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
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
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韓本廟作祖
程本同毛同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
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廟不足
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
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
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揖
韓程毛

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子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

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紆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

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棼。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棼。」子夏曰：「微棼而勇若棼。」

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脩而勇若脩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脩。至，入門，杖劒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

脩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脩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脩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

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廼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

韓本上子作子
誤

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

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

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
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
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
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與
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
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
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
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
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
猷允塞、徐方旣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
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
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
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
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
察之威、曰、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

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謹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

毛本吳作旻

韓本由作猶
程本同毛同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

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
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
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
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卷六終

韓詩外傳卷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
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
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
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
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悵然無以應之詩曰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
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

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著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

韓本於化于程
本同毛同

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卽東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

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
溪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
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
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
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
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

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
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
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
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
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
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
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諳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

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淡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鐘金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

程本雜後化難
韓本親存倒毛
本同

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然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

社灌之恐壞墻燠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

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刎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

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

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

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者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扞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

晉韓程毛

韓本无如臨深淵四字毛本同

韓本五合戰
作伍戰者
毛本作合戰者

滅有牽妾衣者、妾挖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彊楚、詩曰、有灌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韓本其作於
毛本同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其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亾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亾、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亾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是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

韓本是作因
毛本同

韓本作作如

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

鶩韓程毛

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鈎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亾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

韓本而作吾
毛本同

韓詩外傳卷一
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

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田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

韓本作小子願
者何言其願
毛本同

毛本汝作子誤

侯

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
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
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
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
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
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
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
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
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螭飛

毛本于作於

韓本小人作小
子毛本同

韓本于作曰
程本同毛同

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
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
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
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
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瀼瀼見睨
聿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
乎夫子瑟聲始有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
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

韓本浮作淫毛
本同
宮韓程毛

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七終

韓詩外傳卷八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隅，與魴鱸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

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旣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

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畧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丕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毛本于作於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歿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歿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歿之？遂驅車而入，歿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歿之。我有治長，可無歿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歿義矣。僕夫則無爲歿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歿。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韓本無剛亦不吐四字毛本同
韓本散作敗毛本同

韓本搏作搏
毛本同

宋萬與莊公戰，獲平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掇仇

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
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
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
君子四方爲則

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
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
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
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喙戴德負仁抱忠挾

宮
韓程毛

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
氣應時雨食有實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
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
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
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
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
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
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
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

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日訴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實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

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可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

韓本可作何
毛本同

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誅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鸛鸛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叅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
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
一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
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
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
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
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斷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
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
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韓本帛作甫程
本同毛同

傳曰子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
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帛有孫魯
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
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
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
戶七錫弓矢八錫鉄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
秬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

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悻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之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韓本之作豈程
本同毛同

韓本川作饑同
饑作飢大稷
作大侵程本
同毛同

一穀不升謂之刈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稷大稷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稷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

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
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
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
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終人也伯宗
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三
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不
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
素服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

韓本絳作絳
毛同

韓本下三作以
程本同毛同

韓本不作天
程本同毛同

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
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
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
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
范昭趨曰願君之侔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
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
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

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弇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韓本值作植
毛本同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值。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

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益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泂、萋萋、與雨祈祈、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源、必念治生、曰：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韓本兩作雲
程本同毛同

韓本原作厚
程本同毛同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末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

韓本無欲字
程本同毛同

韓本播字作
播耳程本同
毛同

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
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
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
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
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
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
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

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

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

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

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

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

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

一輓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

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貨於棘津釣於磻溪文

韓本桃作桃

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韓本及作乃程本同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答大杖則

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本二作三程本同毛同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

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
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
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
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
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
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
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

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旣和
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
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
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
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
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
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
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

韓本漢作護程
本同並誤毛同

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
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
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
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

韓本下損作謙
毛本同

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
七年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
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
者百人宮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
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
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
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
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

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亾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

韓本無聖敬日躋四字毛本同

韓本而作能程
本同毛本同

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
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
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
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
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
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
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
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
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
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
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八終

韓詩外傳卷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韓本無言賢
母使子賢也
七字毛本同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卽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

矣
韓程毛

韓本謝作識
程本同毛同

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謝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

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喪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喪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喪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

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

韓本言作持
毛本同

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

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

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
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
已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
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
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
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忘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
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
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
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
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
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
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
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
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
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

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士不以耻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訕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之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

韓本之作不
程本同毛同

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
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
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
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
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
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
子卿曰得堯之額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
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

韓本汗作汗
毛同

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
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
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
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
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
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旣歛而
桴布噐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
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
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

乎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
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濟，灑敗失不復追。
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
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
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微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
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

韓本也作兮程
本同毛同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杆。天下有道，則諸侯
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
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
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
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
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
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
則授屨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

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承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鳴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聳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

毛本梁作梁

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龜屨無怵惕與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

韓本與作之
程本同毛同

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姪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爲由余

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姪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

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
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
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
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
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
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然
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踈必密與人以虛雖戚
必踈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
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
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
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
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
亂瞽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翺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
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
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

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韓詩外傳卷九終

韓詩外傳卷十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
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
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
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
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
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
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
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

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

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
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
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
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
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
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的以問文公見之里鳧須仰
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
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
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

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
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
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
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
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
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旣至矣如
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王

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

韓本大王上二日
太伯知三季程
本空一字

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韓李手作此毛
李同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懸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水本作水作毛
本同

冰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七而去。

韓本七作此毛
同

韓本下後
一山同

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
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
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
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
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
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
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
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
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
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筓潰失
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筓潰失
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
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筓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
言辯其詞因畱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
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
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韓本無民之莫
矣四字毛本同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

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榻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

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蠱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厥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號侯聞之足跳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冀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

韓本留作菴
程本同毛同

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

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

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
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
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駿馬之肉不得酒
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
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
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
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毋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

本張作漫註
李同

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
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
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
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
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
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
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
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
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

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斲朝涉剝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哀
毛本作哀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哀衣應步帶著桃爰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

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
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
戒在於桃爰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
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
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
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
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
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
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
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
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
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
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
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
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詰
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

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
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
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
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
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
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
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如
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

東本如作知程
本同毛同

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
士交逼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
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
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
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
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

網韓程

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與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

韓本無字
程今同毛同

韓本誤楚作
晉毛本同

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昔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

韓本無耗字
字毛本同

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歛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本三季作里
程本同毛同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

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

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
自剄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
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
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
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
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十終

韓詩外傳卷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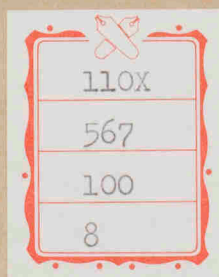
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
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
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題云蒙文
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百卷第二
章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璜而浣乃令
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
章其繆戾甚矣他亦無足言容齋洪氏

韓詩內傳專解詩家三昧漢志雖列四卷之
目湮沒既久隨時僅存外傳六卷析為十卷

想即今行本晁氏所謂文辭秀婉有先秦風
者也但所載詩句與本經互異或漢時刊於
石碑者與今不同如南有喬木不可休思一
章疊用四思字確然可憑又如歧有夷之行
歧字連下句讀便覺彼作矣彼祖矣句法雙
妙陳氏謂多載雜說疑非當年本書此亦強
作解事矣予家藏宋刻與容叅隨筆相符因
錄其跋語于前据焦氏云佛典引韓詩外傳
曰死者為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于

土血歸於水肝歸於澤聲歸于雷動作歸於
風眼歸於日月骨歸于木筋歸于山齒歸於
石膈歸于露毛歸于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
今本俱無之隱湖毛晉識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110X

567

100

8